

輔大神學院與我

林思川¹

生命的交會

1967年，輔大神學院從菲律賓遷來台灣，當時我只是一个生活在台南空軍眷村的十歲小孩，剛剛開始在堂區學習擔任彌撒輔祭，對輔大神學院一無所知。1977年，輔大神學院遷台十週年時，我就讀大學二年級，對輔大神學院仍沒什麼概念，只有透過參與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活動，偶而聽到輔大神學院這個名詞。1987年，輔神來台滿廿週年，恰巧我也進入輔大神學院就讀，正式開始接受這座神學院的培育。1997年，在輔神遷台卅週年的年底，我完成在德國的學業，懷著憧憬期盼能夠回到輔大神學院參與教學。2007年，輔神慶祝遷台四十週年，我已是在這座神學院中任教新約相關課程數年的老師。

在輔神讀書的時代

回憶在輔神就讀的時光，是相當愉快的經驗。師資一流無可挑剔，而且每位老師各具特色且樂於幫助學生，在此僅舉出幾個例子：已有相當年紀才來到台灣學習中文的朱修德神父，

¹ 本文作者：林思川神父，中華方濟會士，現任本神學院新約神學教師。

彌補了語文的不足。金象達神父講解福音喜訊做為倫理的基礎，使大家學習享有在基督內的自由，但是真正讓同學永難忘懷的，相信應該是他常帶到課堂上的那把玩具手槍。溫保祿神父系統地講解神學課題，導引學生建構邏輯反省神學的能力，然而令許多同學顫抖的口試，大家也都記憶猶新。

輔神圖書館的藏書豐富，無庸置疑，並且在持續增加中。但是我必須慚愧地承認，在神學院讀書的階段，並未好好使用這座優良圖書館；如果我的觀察正確，一般學生使用圖書館藏書的情況並不理想。這和神學院教學的情況有關，通常學生們只要熟讀老師的講義或所謂的教科書，便足以應付考試了。很少有老師要求學生大量閱讀，因此對大多數同學而言，圖書館的功能幾乎被簡化成為 K 書中心。

在輔神任教的時代

1997 年底，從德國完成學業返台後，原希望能立刻到神學院任教，但由於修會工作安排，直到千禧年之後，才真正開始在神學院任教。先是為高年級教授新約詮釋課程，此外也為研究所開設過新約神學以及一些合作研究課程；2006 年開始，轉為給一年級新生講授新約導論課程。

在神學院授課最大的感受，是建立地方神學的急迫性與困難度。長時間以來，一直期待用中文講授課程，憧憬能夠因而為建立地方神學有所貢獻；但真正開始授課後，卻更深地體驗到揮之不去的「洋教」陰影。在自己的學生時代，輔神許多老師是外籍傳教士，而我也是在國外完成高等神學教育，因此神學中的基本概念、名詞、思想，大多是用外文學習得來的。然而開始在輔神授課時，才發現要將這些基本概念轉換成中文表

達時，往往挖空心思仍感到詞窮。此時才更感佩外籍老師們對於建立地方神學所做過的努力，同時也驚覺，自己不但外文能力不佳，其實對於中國傳統思想領悟得更少。要建立中國本地化的神學，要走的路還很長，要彌補的學識還很多。

第二個深刻的感受，就是輔神學生的程度參差不齊。同學中有部分已在一般大學得到碩士學位，也有不少連一個基本外文閱讀的能力也沒有，有些甚至中文表達能力也嚴重不足。近年來，由於台南碧岳神哲學院與總修院合併，同學間程度的差距更行明顯。這種情況不僅讓每一位老師都吃足苦頭，同時也使學生學習時差距過大。個人願意建議神學院儘快訂定一個客觀嚴謹的入學標準，否則難免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，絕非任何人所樂見。

感恩與期許

今年輔大神學院遷台四十週年，「四十」是基督信仰中一個具有高度象徵意義的數字。因此輔大神學院遷來台灣屆滿四十年，的確值得地方教會歡慶。我們為輔神過去四十年對地方教會的貢獻而感恩，也更期待輔神能夠更進一步，為本地化神學建立更紮實的基礎。我個人的生命非常榮幸地能與之交會，尤其是其中的後二十年，我先成爲在輔神就讀的學生，然後參與學院的教學工作，彼此之間的關係也算深厚。因此，謹遵我的老師、也是目前《神學論集》主編胡國楨神父所囑，寫此短文，略表對輔神的感恩之意。